

QIUXING YU SHAONÜ DEXIANHUA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A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a face. The top half is a yellow band with two black almond-shaped eyes. Below this is a white band with a red heart-shaped mouth. On the left side, there are several thin, blue, curved lines representing hair or a veil. A small yellow rectangular label with the number '7' is on the far left edge.

球星与少女的鲜花

● 贺慈航

87
I247.7
1425

贺慈航

球星与少女的鲜花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354911

B



BL 6121

球星与少女的鲜花

贺慈航

责任编辑：龚筠清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1986年11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
字数：204,000 印张：9.25 印数：1——32,500

书号：10456·178 定价：1.60元

新书目：86——15

目 录

教授和他的儿子.....	(1)
这里桃花正红.....	(14)
会跳迪斯科的人.....	(38)
瞧我们这一伙.....	(54)
铺着青石板的小巷.....	(70)
街头乐队.....	(85)
啊, 生活.....	(94)
我们的守门员.....	(108)
存车女.....	(124)
她在默默地祝愿.....	(132)
小船正启航.....	(146)
从麻风村来的人.....	(164)
师长和他的女儿.....	(175)
透过爱情的迷雾.....	(191)
寂静的麻风村.....	(204)
假如生活欺骗了你.....	(224)
爱的苹果.....	(235)
球星与少女的鲜花.....	(251)
案发太平间.....	(263)

教授和他的儿子

一

“老头子，这捆烂纸还要吗？”

贮藏室里传来了老伴的声音。春节前居委会要查卫生，她正忙于洗刷，清理破烂。潘教授此时却伏在卧室的两头沉桌上，为一篇论文的开头在苦苦思索着，老伴的话只能是耳边风，没引起他的任何反响。近年来，随着知识分子地位的提高，教授也被封官加爵了，医学会长、科协副主席、政协委员……各种不带翅儿的乌纱帽漫天飞来，压得他似乎有点喘不过气来。然而，对他这种身兼数职、誉满全城的最惠待遇，也有个别同行不满。说什么一个糟老头，拿手术刀都直打颤了，还逞什么能？这种本来不值一驳的流言却使教授敏感到自己的尊严受到严重威胁。当然，他不会暴跳如雷，只是觉得该暗地里使点劲。他想写一篇能真正代表自己水平的论文，亮点底色给那些乳臭未干的同行们瞧瞧。正好他的老朋友、《新医学》杂志的编辑张忱来组稿，他们在酒酣耳热之际，已当面拍板成交了。但是，待他真正静下来写时，尽管变换了各种论题，却仍然是白纸一张。也许是他的起点过于高了吧！

一阵轻微的脚步声，老伴提着一捆落满灰尘的旧纸进来了，

怯怯地问：“这到底有用吗？要不，送废品站了。”

对这种打断思路的芝麻小事，教授恼火透顶了，愤懑地说：“你不看我正忙着嘛！”

老伴似乎感到委屈，瘪嘴蠕动了几下，但又不敢吭声。恰巧这时儿子吹着口哨晃进来了，笑嘻嘻地说：“还是让我来鉴赏鉴赏，嘿嘿，说不定是一捆价值连城的古字画哩！”

儿子是附近一家工厂的厂医。说起他学医的来龙去脉，真是一场历史的误会。他本是一个修理徒工，仅仅是多病的厂长仰慕他父亲的医术，认定了知识也可以遗传的道理，把他送到一个什么卫生学习班培训了半年，他就穿上白大褂当起大夫来了。其实，儿子并不想继承老子的衣钵，只是觉得搽点红药水，发几片阿斯匹林，较之满脸油污的修理工轻松干净得多。当然，对这种亵渎医学的行为，教授曾表示极大的愤慨，但他鞭长莫及，管不了工厂的人事问题。不过，儿子也有他自己的爱好，他酷爱摄影，并且怀里还经常揣着一本足以向凡人炫耀的会员证。至于他怎样得到了这本摄影家协会的“派司”，那可是一个谜。他也曾在本市的报纸上登过一幅大作，并且摄下的正是教授在讲坛上演说的历史性镜头。但是，对这幅杰作的艺术价值实在不敢恭维，恐怕见报的主要因素是由于镜头中的主人公名声显赫罢了。

当这位大夫兼摄影家解开那捆旧纸，翻看过之后，戏谑的神色从他的脸上倏然消失了。他显得从未有过的严肃，悄声地对母亲说：“妈，这玩艺不能卖，赶……赶快烧掉吧！”

儿子的话引起了教授的高度重视，他不得不搁笔走过来了。

“这些留着是祸，还是烧掉吧！”儿子望着父亲又强调了一句。

老伴却满脸困惑的神色，瞧瞧儿子，又看看老头。

当教授屈尊翻开那捆旧纸后，顿时也显得激动起来，那青筋暴突的手在微微抖动，纸在手中瑟瑟作响。瞬间，痛苦爬上了那满是皱褶的脸……

这究竟是捆什么东西，让满不在乎的儿子和矜持镇静的教授如此失态呢？

这是一捆普通的病历纸，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褪了色的钢笔字。谁也不会想到，这上面居然录下了教授的误诊事迹；也就是说，这上面记着他的失败和耻辱。是的，在几十年的行医生涯中，这位名声赫赫的一级教授、腹外科专家，尽管有人说他诊断不用听诊器，治疗不用药物，凭一把重不过二两的手术刀就能妙手回春。然而，他除了成功之外，也有失败；创造过起死回生的奇迹，也留下过令人痛悔的教训，辩证法对他同样适用。多年临床实践，由于主观与客观的原因，误诊总是会发生。当然，这不同于那种草菅人命的医疗作风造成的事故。每逢这种事情发生之后，他是深感内疚和痛悔的，就象一名虔诚的佛教徒，无意间杀死了一条生命一般。并且，他怀着负罪的心情，自己把误诊的经过详详细细地记录下来了。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，他这种习惯中断了，那些积累下来的误诊资料也悄悄地藏了起来。刚才儿子的话也不无道理，早几年，这些资料如果让那些人抄了去，什么阶级报复、蓄意杀人的罪名就会铺天盖地地砸来，真是不死也得脱层皮！现在回想起来，他都禁不住打几个寒颤！

“教授、专家、主席……嘿嘿，可以说是誉满全身，留着如果不是祸，至少会给这些金字招牌抹点黑吧！”儿子抖动着大腿揶揄地说。

教授望着儿子那一副玩世不恭的神态，顿时发火了：“你懂个屁！不学无术的家伙！”

屋子里充满了火药味，息事宁人的老伴推了推儿子说：“你就少讲几句吧！是好是歹他自己会明白的！”

说完，老伴意味深长地膘了教授一眼，推着儿子到客厅里去了。

“砰”地一声，教授重重地关上了门，无力地倒在沙发里。他望着地上的那堆资料，陷入了痛苦的沉思……是的，那上面记载着自己的耻辱，也许还是罪过！多年来，这一份份的病历象一张张欠账单，沉重地压迫着他。但是烧掉，他是绝对不愿意的，即使在那种令人恐怖的日子里，他也没起过这种念头。他懂得这些资料的价值，可以说是自己一辈子心血的结晶！他想不清，也害怕去想怎样处置这些资料。尽管儿子的话里包藏着私心，明白老子的金字招牌对他是何等重要。但儿子的话同时提醒了他：即使那种政治陷害不会发生，难道不会使自己的名誉一落千丈吗？

整个下午，教授就这样前后矛盾地胡思乱想着。直到天黑之后，他才把那捆资料搬到桌子上，开始清理起来。翻着翻着，蓦地，“罗春生”三个字跳入了他的眼帘。顿时，他觉得被什么东西猛烈一击，身子摇摇晃晃地站不稳，心里一种不可名状的情感在翻滚着……

他穿好了狐皮大衣，围上了羊毛围巾，决定出去一趟。

当他穿过客厅时，发现儿子凑在台灯前，拿着一份“佳能”相机的图片广告在欣赏着，脸上那种羡慕的神色使他无比愤怒。不过，他什么也没有说，只是狠狠地拉开了门，钻进了茫茫的夜色中。

二

黑暗和严寒笼罩着校园，刺骨的北风在夜空中打着尖厉的唿哨。这样的冬夜，教授是很少出门的。眼下，他急不可待地上哪儿去呢？也许他自己也不很明白。

多年来，他有一种习惯，外出办事，极少走正门。学院附属医院的侧面，有一条通往太平间的小道，荒草没径，很少有人光顾，但旁边的那个小门成了他上街外出的必经之道。这种怪僻的形成并非是他性情孤僻，抑或有什么特别的雅兴，原因仅仅是正门的小街上有一个卖烤红薯的老妪。他害怕看见那干核桃似的面孔，以及从那浑浊的眸子里流露出来的亮光。这种亮光并不是什么凶光，只是一种饱含忧郁、痛苦、绝望的目光。然而，更使他害怕的是这种目光一旦碰上他偶尔从小街路过时，立即会变得明亮和兴奋起来。那矮檐下的破油布棚内，便会传来她沙哑的呼喊：“潘医生！等等，吃个烤红薯尝尝鲜吧！”在此同时，她会飞快地揭开火缸上的破脸盆，抓起一个烤得焦黄的红薯，颠着小脚，急速地走了过来。当教授手中被塞进一个热烘烘的红薯时，他心里却涌上来一股不可名状的滋味。其实，并不是这位出席过各种大小宴会，品尝过各道中西名菜的教授瞧不起这种含淀粉丰富、而含蛋白质极少的廉价食品；也不是害怕同事或学生碰见，事后编造一个大教授贪小便宜的笑话来。总之，此时此刻，他呆呆地望着那破油布棚和用水泥补了又补的烂火缸，觉得手中重不过几两的红薯有千斤般沉。他也曾试图给点钱，但她是死活不收的。有时她甚至会噙着浑浊的泪水，哽咽着说：“他讲过的，你待他好……”此情此景，教授只能收

回自己的钱，揣着那个红薯，连自己也不明白是怎样离去的。

不过，今晚教授却是从大门出去的。也许他考虑这样寒冷的夜晚，那个烤红薯摊早收了吧！尽管他有点失望，但他又希望能是这样。

校前的小街冷清清的，只有几个行人笼着手，缩着脖子在匆匆赶路。当教授朝街口望去时，顿时，他感到自己的神经痉挛了一下。透过昏暗的街灯，他看见了那个破油布棚在寒风中摇晃着，发出了“吱嘎”的声响。那个老女人龟缩在棚内打着盹，缸内漏出来的火光，映红了她那憔悴而苍老的面孔，满头的白发在冷风中飘拂着……一种深深的羞辱和悔恨向教授袭来，几十年来，她就这样厮守着这可怜巴巴的小摊，等待着路人的恩赐？不！她的生活不应该这样艰难，更不应该这样孤苦伶仃！她应该有一个温暖的家庭。在这寒冷的冬夜里，她应该围着火炉，逗着自己的小孙儿玩；或者嗑着瓜子儿，喝着香茶，坐在电视机前，和老伴分享着荧光屏里的喜怒哀乐。然而，这种天伦之乐只能在她的梦境中出现过。醒来之后，她会悲伤，会流泪；或者是埋怨和愤恨……不，不可能，这种怀疑是没有根据的，她什么也不知道呀！

教授就这样站在街灯照不见的阴影里，痛苦地折腾着自己。不知什么时候开始飘雪了，慢慢地落在他的大衣上，化成了一圈圈湿印……

当教授回到那装有暖气的房子里，躺在床上后，他陡然意识到在这种寒夜里，是会有人光顾那烤红薯摊的，自己为什么不上去提醒她该收摊了呢？他很清楚自己是缺乏这种勇气的……迷糊中，他恍惚看见了他，满身血污，朝自己愤怒地走来……

三

第二天，恰巧编辑张忱来催稿了。当他问及论文的进展情况时，教授只能苦笑着摇了摇头。昨晚他被痛苦折腾了一夜，早把那篇能维护自己尊严的论文忘到爪哇国去了。不过，在一晚的辗转反侧中，他酝酿起一个新的计划。

编辑张忱和教授是至交，他说话是敢放肆的：“堂堂的大教授也出尔反尔，岂能为人师表？”

教授苦笑了一下说：“讲实在的，我恐怕很难写出什么高水平的论文，也许是江郎才尽了！不过，经验总结不出，教训还是有的。如果你们愿意刊登的话，我想整理一些临床误诊的病例供你们选用。”

张忱顿时显出困惑的神色，诧异地问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不瞒你，几十年临床实践，我误诊过不少病人。我想把这些病例整理出来，让后人引以为戒！”

“好！真是英雄所见略同，我曾经约一些医学界的人士写点教训方面的文章，可惜谁也不愿意……”突然，老张戛然止住了话头，沉默片刻之后，又否定了自己的前言：“不，不行！这种文章我们不能登！”

张忱这种不太高明的表演使教授哑然失笑了：“我明白，你只愿为我吹喇叭。不过，这种挤牙膏挤出来的论文谁愿看？恐怕这些误诊教训对临床的指导意义要大得多！”

“我要对你的名誉负责！”

“不！你应该对你的编辑工作，对读者，对病人负责！如果

你们不愿刊登，我就交给出版社！”

编辑张忱顿时瞠目结舌了。他很清楚这类资料在临床上是有重大价值的，他们刊物当然求之不得。然而，这种把自己的失败公诸于世的作法不是太愚蠢了吗？他不能让这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声誉扫地。但是，他是了解这位老朋友的犟脾气的，人家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他是见了棺材也不掉泪的呀！他爱莫能助地叹了一口气说：“我佩服你比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还大胆！”

就这样，他们尽管有矛盾，老张最后还是屈服了，他同意承担责任编辑。

送走了张忱，教授感到自己的心情比昨天轻松多了。当他回到客厅时，儿子却从自己的卧室里出来了。

“爸，你和张伯是在商量出书的事吧？”

“你问这些干啥？”

“我觉得你应该写一本大部头。隔壁王教授这几年的稿费突破了‘万’字号！”

“你就知道眼红人家的钱！”

“现在不是提倡发家致富，鼓励知识分子捞外快吗？”

对儿子这番令人啼笑皆非的回答，如果是以往，教授也许会骂得他狗血淋头。但眼下，他的心情很好，只是稍稍不悦地说了一句：“你还是少管这些闲事吧！”

不过，这种“闲事”儿子怎能不关心呢？这几天，他被广告上的“佳能”相机迷住了，同时，为自己那架破旧的“海鸥”相机感到沮丧。是的，一位拥有摄影家“派司”的人，端着一架低廉且破烂的相机去抢拍某个精彩的镜头，这的确是一件令人十分遗憾的事情。他几次想朝父亲求援，但又怕挨骂。如果父亲拿到一笔可观的稿酬，他预料抽点税是不成问题的。但是，

鱼我所欲也，熊掌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能得兼。几天后，他知道了书的内容就是他曾主张烧掉的那捆东西。权衡利弊，他意识到父亲的金字招牌比一部“佳能”值价得多！于是，这位业余摄影家又极力反对父亲著书立说一事了。

那天中午，当教授正在整理资料时，儿子竟汹汹地破门而入，全然不顾老子的尊严，气狠狠地说：“不烧就算了，竟然拿出去发表，这不是存心和自己过不去！”

这几天来，教授的整理工作进行得很顺利，但使他感到烦恼的事情也不少。昨天在楼梯口，他遇见了隔壁的王教授。他们平时交往甚少，但这次王教授却一反常态，主动上前搭讪：“听说老兄打算公布自己临床误诊的病例。”他不想隐瞒这件事，点了点头。王教授显得推心置腹地说：“嘿嘿，其实我们同行都明白，误诊的事总是有的，恐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不发生误诊的大夫。这种事大家心照不宣就行了，或者在医务界内部通通气也行。不过，家丑不可外扬嘛，如果让那些外行知道了，真不知他们会怎样议论我们这些当医生的……”“嗡”的一声，他感到自己的脑袋胀大了，至于王教授后来还说了些什么，他不得而知了……在他决定把误诊材料抛出去的同时，也作好了让自己名誉受点损失的准备。甚至让人骂他是庸医，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！或者说他的名誉和地位是用病人生命换来的！反正他决定把自己豁出去了！但现在这位同行居然担心“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”。认为他的行为不但影响了自己的名誉，而且损坏了整个医学界的威望。真可谓后患无穷！不过，他对王教授的话是气愤多于害怕。一个搞科学的不敢正视现实，不实事求是，搞的岂不是伪科学？！尽管楼梯口的相遇使他的心里蒙上了阴影，但仍然没有动摇他的信心。他决定不予理睬，继续自

己的整理工作。

眼下，儿子无头无尾的指责，使教授预感到又有什么不测之风云。他不得不停下笔来对付了。

面对父亲的满脸怒容，儿子却毫无惧色，莫名其妙地质问：“你知道人家说你什么？”

“说什么？”

“刚才我送一个病人来住院，在财务科交款时，听见总务处吴胖子说，现在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医疗差错，那些刁钻的病人无理也要搅三分。他常常为了这些官司搞得头昏脑胀。他说如果你那些误诊材料让病人，或者家属看见了后，肯定会搞得医院鸡犬不宁，说不定还会让医院倾家荡产……”

儿子陡然止住了话头，他不敢说下去了。父亲的脸色已变得那样的难看，刀刻般的皱纹被痛苦扭曲了，镜片后的眸子里交织着愤怒和痛苦的亮光，身子在不自主地颤抖着……他完全没料到父亲会气成这副模样。

是的，儿子的这番话对父亲的打击太沉重了！看来问题比他估计的要严重得多！影响自己的名誉不算，受到同行们的指责和埋怨不说，现在居然有人担心仅仅因为他的那篇尚未发表的文章，会严重影响医院的工作秩序，动摇医院的经济基础，这的确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！这不是比原子弹的连锁反应还可怕吗！他不明白自己究竟有什么错？也不明白自己究竟为什么要干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扬起巴掌打自己脸的蠢事？他的决心面临着崩溃的危险！

尽管吴胖子的猜测有点过火，但也不无根据。多年来，教授对那些医疗官司是耳闻目睹过的，即使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，他们都能抓到理由。现在自己在白纸上印上黑字，岂不是为对

方提供证据！啊，好心未必能得到好报！难道就没有人能理解自己的良苦用心？不过，误诊既是事实，真有人要提出点什么要求，只要合理，也不算过份吧！突然，他想起了那个卖烤红薯的老妪，那个被自己误诊了的罗春生的遗孀。一旦她知道了事情的底细，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？

想到这里，不知一股什么力量驱使着教授，他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！

四

教授的突然光临，老妪简直有点欣喜若狂！又是让坐，又是泡茶，甚至还拿出了过年准备待客的瓜子花生……这种过份的热情，使教授感到更加不安。如果她知道了丈夫的死因，还会这样客气吗？

虽然事情过去三十年了，但那令人痛悔的一幕仍然深深地刻在教授的心灵深处……

他是外科的卫生员，工作是那样的认真负责，一丝不苟。为此，当时还是外科主任的教授，经常在科室人员的会上表扬过他。也许因为这点应该得到的表扬，他很可能在老妪（当时还是一位年轻的大嫂）耳边说过教授不少的好话。

人有旦夕之祸福。想不到那样一位健壮的汉子竟病倒了，他自己成了教授的住院病人。根据阵发性的右上腹疼痛、血尿，以及X光片上的肾区阴影，教授给他作出了肾结石的诊断，并且按常规采取了保守疗法。然而，两天后，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，发现了满腹的疼痛和移动性浊音，结果只好进行剖腹探查。探查发现阑尾穿孔并导致了弥漫性腹膜炎。尽管进行了全力抢

救，三天后，他终于死了。他妻子撕肝裂肺的哭声使整个病房都为之震颤。当时，羞愧万分的教授真想上去表示自己负罪的心情。但是，他犹豫了。因为这种误诊还算不上医疗事故，肾结石的诊断是不错的，急性阑尾炎是并发的，前者的症状掩盖了后者的症状，并且尸解结果是罕见的高位阑尾。这种客观造成的误诊，自己为什么要主动承担呢？但是，现在回想起来，自己难道就没有责任吗？

“哦，潘医生，你工作忙，难得到我这里来，是有什么事吗？”老妪的声音打断了教授的沉思。

望着老妪那期待的目光，他觉得不能再犹豫了，害怕自己那种勇气会转瞬即逝。他终于咬紧了牙根，颤抖着声音说：“大嫂，春……春生的死……死我是有罪的，这些年来，我心里不好受啊……”他说不下去了。

沉默，难耐的沉默！教授不敢看她，在等待着惊天动地的哭嚎和劈头盖脸的怒骂，即使她冲上来撕扯自己，他也甘愿领受……

突然，响起了她极其平静的声音：“多年的事了，就不要再说了吧！反正我也不是现在才知道的。”

教授惊诧地抬起了头，望着她那并无怨气的面孔，激动地问：“你早知道了？”

她点了点头：“是了。他死后不久，在你们手术室扫地的一位工友告诉我的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向医院要求赔偿损失？”

“我是想过的。不过，我想哪个医生愿意把病人往死里整。你为了救他，三天三夜没合眼，眼睛熬红了，人瘦多了，我不能昧良心啊！再讲，用他的命来索财，他在阴府的魂也不会答

应的。”

顿时，教授感到自己的心率加快了！血压升高了！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感从他的心里油然升起。望着这位纯朴而善良、崇高且伟大的老人，他感到自己的灵魂得到了净化……

这次斗胆的出访，使教授获得了意外的收获和勇气。为了不使这类悲剧重演，他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，决定尽快把那份资料整理出版。在此之前，他曾打算把这笔稿酬用来接济她。但是，现在他彻底明白，这样会亵渎她那纯洁的心灵。他决定把这笔稿酬捐给手术室添置一些器械。同时，他决定不管遇到任何阻力，通过何种手段，一定要把儿子调回原来的岗位上去。